

<<佛佛道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佛佛道道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9044676

10位ISBN编号：7309044673

出版时间：2005-5

出版时间：复旦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陈平原

页数：16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佛佛道道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一?? 要谈中国人的宗教意识，当然必须佛、道并举。

可有趣的是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，谈佛教的散文小品甚多，而谈道教的则少得可怜。

尽管放宽了尺度，仍然所得无几。

弘法的不说，单是写宗教徒的，前者有追忆八指头陀、曼殊法师和弘一法师的若干好文章，后者则空空如也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何其厚佛而薄道！

? 或许这里得从晚清的佛学复兴说起。

真正对整个思想文化界起影响的，不是杨文会等佛学家的传道，而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章太炎等政治家的“以己意进退佛学”。

提倡学佛是为了“去畏死心”，“去拜金心”，创造“舍身救世”、“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”的新民，并寻求自我解放，获得大解脱大自在大无畏的绝对自由。

用章太炎的话来概括就是：“要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。”

佛教救国论对“五四”作家有很大影响，鲁迅、周作人等人批判儒家，也批判道教，可就是不批判佛教，甚至颇有喜读佛经者。

一方面是以佛学反正统观念，一方面是借佛学理解西方思想（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）。

尽管此后很多政治家、文学家自认找到新的更有效的思想武器，可对佛学仍甚有感情。

? 相比起来，道教的命运可就惨多了。

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，道教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风头。

二三十年代鲁迅、许地山、周作人曾分别从思想史、宗教史、文学史角度，论证道教对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深刻影响，也只不过是持批判的态度。

鲁迅《小杂感》中有段话常为研究者所引用：“人往往憎和尚，憎尼姑，憎回教徒，憎耶教徒，而不憎道士。”

懂得此理者，懂得中国大半。

至于何以中国人不憎道士而憎恶其他宗教徒，鲁迅并没展开论述，不过从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只言片语中，大体可猜出其中奥秘。

首先，道教是真正的中国特产，影响于下层人民远比佛教大。

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，以道解佛，而民间的神仙、禁忌也多与道教相关。

其次，佛教、耶教都有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，道教的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完整，且含更多迷信色彩。

再次，佛教徒讲斋戒、讲苦行、不近女色，而道教徒虽也讲虚静，但更讲采阴补阳、长生不老。

如此不讲苦行的理论，自然容易获得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欢迎。

最后，佛教讲求舍身求法，普渡众生，而道教讲白日飞升，追求自己长生，未免显得更重实利。

如此分辨佛道，不见得精确；可对于揭露国民劣根性并致力于改造国民灵魂的这一代作家来说，抓住道教做文章确是用心良苦的。

【JP】? 只是这么一来，道教也就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小品基本无缘了，这未免有点可惜。

对于道教，二三十年代有过正襟危坐的学术论文，也有过热讽冷嘲的片纸只字，可就缺少雍容自如的散文小品。

至于五十年代以后，宗教几成“瘟疫”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作家们哪里还有雅兴谈佛说道？

奇怪的是，近年学术界为宗教“平反”，作家们何以还是多谈佛而少论道？

或许，随着气功的重新崛起，道教将重返文坛也未可知，只是在本选集中，道教明显处于劣势。

二?? 文人学佛与和尚学佛着眼点自是不同，没有那么多“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”的盲信，而更喜欢刨根问底探虚实。

单是嘲笑和尚不守教规出乖露丑，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

无论何时何地何宗何派，总有滥竽充数的“吃教者”，非独佛教然。

何况佛家对此颇有自觉，《梵网经》即云：“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，非余外虫。”

## &lt;&lt;佛佛道道&gt;&gt;

如是，佛子自破佛法，非外道天魔能破坏。

”佛子流品不一，可这无碍于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间。

唐宋以来，小说、戏曲中嘲弄和尚的作品多矣，可文人读佛的热情并未消退，理由是“信佛不信僧”

。这并非骂尽天下和尚，而是强调佛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价值。

如此读佛，方能见出佛教的伟大处。

？许地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佛家的根本精神“慈悲”：“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，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。

”（《愿》）丰子恺则明确表示鄙视那些同佛做买卖，靠念佛祈求一己幸福的“信徒”，理由是“真正信佛，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，而屏除私利；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，广大慈悲之心，而护爱群生”（《佛无灵》）。

《大智度论》称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”，这一佛教的真精神并非为所有学人所接受，起码批评佛教为消极出世者就不这么看。

而在弘一法师看来，佛教“不唯非消极，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”，因为大乘佛法皆说空与不空两方面，“不空”为救世，“空”为忘我（《佛法十论略释》）。

曼殊法师一九一三年为配合革命党人二次革命而发表的《讨袁宣言》，以及弘一法师抗日战争中提出的口号“念佛必须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”，即可作为佛教徒“不空”的例证。

你可以怀疑“念佛救国”的实际效果，却不应该指责其“消极出世”。

当然，佛教徒追求的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价值，最多也不过是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，不可能有什么“立竿见影”般的实际效果。

？俗人中善读佛经的莫过于周作人了。

这里除了学识与洞察力外，更主要的是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。

在常人看来，佛教的戒律无疑是繁琐而又枯燥无味，连大小便和劈柴吐口水都有如此详细的规定；而周作人则从中读出佛教的伟大精神：所有的规定都合于人情物理。

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“莫令余人得恼”六个字（《读戒律》）。

至于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斋戒，周作人也从《梵网经》中得到启示：“我以为菜食是为了不食肉，不食肉是为了不杀生，这是对的，再说为什么不杀生，那么这个解释我想还是说不欲断大慈悲佛性种子最为得体，别的总说得支离。

”（《吃菜》）这一点丰子恺的见解与周作人最为相近，尽管丰本人是曾作《护生画集》的居士，且因生理原因而吃素。

“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，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，乃为爱护自己的心，使勿养成残忍。

”（《佛无灵》）只要真能护心，吃素吃荤实为小事。

若过分钻牛角尖，只吃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，不养会吃老鼠的猫，那不只迂腐可笑，失却佛学本旨，而且类推到底，非饿死不可，因植物也有生命。

民初作家程善之就写过一篇题为《自杀》的小说，写接受近代科学知识的佛教徒因了悟水中布满微生物，为不杀生只好自杀。

？谈到佛教，总让人很自然联想起古寺和钟声。

比起和尚来，古寺钟声似乎更接近佛学精义。

文人可能嘲讽专吃菩萨饭的大小和尚，可对横亘十年回荡寰宇的古寺钟声却不能不肃然起敬。

徐志摩惊叹：“多奇异的力量！

多奥妙的启示！

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，扩大霎那间的视域，这单纯的音响，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。

”（《天目山中笔记》）如果嫌徐氏的感慨过于空泛，那么请读汪曾祺记承天寺的《幽冥钟》。

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死去的妇人而撞的，“钟声撞出一个圆环，一个淡金色的光圈。

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。

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”。

并非所有的钟都如承天寺的幽冥钟，乃“女性的钟，母亲的钟”，可钟声似乎沟通了人间与地狱、实

## &lt;&lt;佛佛道道&gt;&gt;

在与虚无、安生与超越，比起有字的经书来更有感召力。

??? 三? 僧人流品不一，有可敬也有不可敬。

最为世人所诟病的“专吃菩萨饭”的和尚，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。

就看你怎么理解宗教徒了。

苏曼殊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至今仍为人所称羨，不只是其浪漫天性，其诗才，更因其对宗教的特殊理解。

至于龙师父这样“剃光头皮的俗人”，一经鲁迅描述，也并不恶俗，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显得有点可爱（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）。

写和尚而不突出渲染色空观念，却着意表现其世俗趣味（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宗教徒），这种创作倾向贯穿于废名的《火神庙的和尚》、老舍的《正红旗下》和汪曾祺的《受戒》等一系列小说。

这种既非高僧也非恶和尚的普通僧人的出现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对人性、对宗教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只可惜好多作家转而拜倒在弗洛伊德门下，一门心思发掘僧人的性变态，这又未免浅俗了些。

? 有趣的是，围绕着一代高僧弘一法师，出现了一批很精彩的散文。

一般来说，高僧不好写，或则因过分崇拜而神化，或则因不了解而隔靴搔痒。

作为现代话剧运动和艺术教育的先驱，弘一法师披剃入山前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，而且俗圣生活的距离，并没有完全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。

弘一法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文人所了解的僧人，这就难怪几十年来关于弘一法师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，且不少甚为可读。

? 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具有“隐逸性”的远不只废名、许地山、夏丐尊、丰子恺等三五人；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起的一大批“袈裟”，并非只是逢场作戏。

俞平伯《古槐梦遇》中有这么一句妙语：“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，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。”

”亦处亦出、亦僧亦俗的生活态度，既为中国文人所欣赏，又为中国文人所讥笑——讥笑其中明显的矫情。

一九三六年郁达夫拜访弘一法师后，曾作诗表白自己矛盾的心态：“中年亦具逃禅意，两道何周割未能。”

”对照其小说，郁达夫并没有说谎。

而据丰子恺称，夏丐尊十分赞赏李叔同（弘一法师）的行大丈夫事，只因种种尘缘牵阻，未能步其后尘，一生忧愁苦闷皆源于此（《悼夏丐尊先生》）。

也就是说，弘一法师以其一贯的认真决绝态度，把文人潜藏的隐逸性推到极端，抛弃不僧不俗的把戏，完全割断尘缘皈依我佛。

就像俞平伯所说的，“假如真要做和尚，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”（《古槐梦遇》）。

这一点令作家们感到震惊和惭愧。

因而不管是否信仰佛教，他们对弘一法师学佛的热情和信念都表示尊重和敬畏。

即使像柳亚子这样以为“闭关谢尘网，吾意嫌消极”的革命诗人，也不能不为其“殉教应流血”的大雄大无畏所感动。

? 不见得真的理解弘一法师的佛学造诣，也不见得真的相信弘一法师弘扬律宗的价值，作家们主要是把他作为“真正的人”，一个学佛的朋友来看待的。

弘一法师之所以值得尊敬，不在于他是否能救苦救难，而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尝到了生活的别一番滋味。

夏丐尊反对说弘一法师为了什么崇高目的而苦行，“人家说他在受苦，我却要说他是享乐”。

在他，世间几乎没有不好的东西，就看你能否领略。

“对于一切事物，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，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，如实观照领略，这才是真解脱，真享乐。”

”（《子恺漫画 序》）而叶圣陶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弘一法师的自然平静如“春原上一株小树”。

不管信教与否，人生不就希望达到“春满”“月圆”的境界吗？

<<佛佛道道>>

弘一法师“一辈子‘好好的活’了，到如今‘好好的死’了，欢喜满足，了无缺憾”（《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》）。

没有实在的功绩，也不讲辉煌的著述，只是一句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，这在世人看来未免不够伟大，可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。

学佛能进到这步田地，方才不辜负“悲欣交集”数十载。

?

<<佛佛道道>>

书籍目录

梁启超? 惟心许地山? 愿 海 头发夏丐尊 无奈丰子恺 渐 家鲁迅 吃教 隐士唐弢 摩罗小品朱自清  
禅家的语言马南邨 谈“养生学”周作人 读《欲海回狂》 山中杂信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吃菜 读戒  
律 刘香女废名 碑徐志摩 天目山中笔记徐祖正 山中杂记祖慰 普陀山的幽默贾平凹 仙游寺汪曾祺  
幽冥钟杨度 《八指头陀诗集》叙章炳麟 《曼殊遗画》弁言柳亚子 《燕子龕遗诗》序冯至 沾泥残  
絮丰子恺 陋巷 佛无灵 悼夏丐尊先生鲁迅 我的第一个师父夏丐尊 《子恺漫画》序 弘一法师之出  
家叶圣陶 两法师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弘一法师 南闽十年之梦影丰子恺 我与弘一法师朱光潜 以出  
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业?

## &lt;&lt;佛佛道道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师 叶圣陶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，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；也可以说带着渴望，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。

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，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。

那时上海有一种《太平洋报》，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，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。

以后数年，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，在西湖某寺。

游西湖时，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“印藏”。

去年子恺先生刊印《子恺漫画》，丐尊先生给它作序文，说起李先生的生活，我才知道得详尽些；就从这时起，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。

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。

承他详细见告。

十分感兴趣之余，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，就向子恺先生说了。

“好的，待有机缘，我同你去见他。”

“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。”

以后遇见子恺先生，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。

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，中间有“叶居士”云云，我看了很觉惭愧，虽然“居士”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。

“前此一星期，饭后去上工，劈面来三辆人力车。

最先是和尚，我并不措意。

第二是子恺先生，他惊喜似地向我点头。

我也点头，心里就闪电般想起“后面一定是他”。

人力车夫跑得很快，第三辆一霎经过时，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，清癯的脸，颌下有稀疏的长髯，我的感情有点激动，“他来了！”这样想着，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。

第二天，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，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。

是深深尝了世间味，探了艺术之宫的，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，他的态度该是怎样，他的言论该是怎样，实在难以悬揣。

因此，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，还搀着些恹恹的成份。

走上功德林的扶梯，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，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。

靠窗的左角，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。

站着那位弘一法师，带笑的容颜，细小的眸子放出晶莹的光。

丐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，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。

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，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。

我想一颗念珠一声“阿弥陀佛”吧。

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，见这样更沉人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，言语是全不需要了。

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，或者他的旧友，或是他的学生，在这难得的会晤时，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，然而不然，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。

未必因僧俗殊途，尘净异致，而有所矜持吧。

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，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。

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，觉得有难言的美。

随后又来了几位客，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，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。

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；可是殷勤极了，有如倾诉整个心愿。

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，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。

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莢豇豆来，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，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。

“这碟子是酱油吧？”以为他要酱油，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。

“不，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。”

## &lt;&lt;佛佛道道&gt;&gt;

"果然，这位日本人道谢了，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。

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，著有《人生哲学》，席问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。

"惭愧，"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，"没有研究，不能说什么。"

"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，依通常的见解，至少是一句笑话。

那么，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？只看他那股勤真挚的神情，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。

他的确没有研究。

研究云者，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，而去爬剔、分析、检察这东西的意思。

像弘一法师，他一心持律，一心念佛，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。

哪里能有研究呢？我想，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，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。

然而健康的人自觉健康，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；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。

我就把这意思遣开；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，出神久之。

饭后，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，谁愿意去可同去。

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，并且见过他的文抄，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，自然也想见一见。

同去者计七八人。

决定不坐人力车，弘一法师拔脚就走，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。

他的脚是赤着的，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。

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，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。

惭愧，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。

我在他背后这样想。

他的行止笑语，真所谓纯任自然，使人永不能忘。

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。

丐尊先生告诉我，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，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。

他念佛，他过午不食，都为的持律。

但持律而到达非由"外铄"的程度，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。

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，躁忿全消，到处自得；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，十分宁静，自己处身其间，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。

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，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。

这也是一种生活法，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。

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就如我，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，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。

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，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。

哪一种生活法好呢？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。

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，别的都不行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。

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调的，这是踌躇满志的话。

人本来应当如此，否则浮漂浪荡，岂不像没舵之舟。

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。

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；有这么一承认，非但不菲薄别人，并且致相当的尊敬。

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。

虽说各有其生活法，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；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些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。

到新闻太平寺，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，乐工以为吊客来了，预备吹打起来。

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，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，才知道误会，说道，"他们都是佛教里的。"

寺役去通报时，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(他平时穿的，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)，恭而敬之地穿上身，眉宇间异样地静穆。

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，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，背部略微佝偻着，我想这一定就是了。

果然，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，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，动作严谨且安详。

## &lt;&lt;佛佛道道&gt;&gt;

我心里肃然。

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，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。

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，肌理颇粗，一望而知是北方人：头顶几乎全秃，发光亮；脑额很阔；浓眉底下—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，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，嘴唇略微皱瘪，大概六十左右了。

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，正是绝好的对比，一个是水样的秀美，飘逸；一个是山样的浑朴，凝重。

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，"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，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，今来见法师，请有所开示，慈悲，慈悲。"

对于这"慈悲，慈悲"，感到深长的趣味。

"嗯，看了语录。"

看了什么语录?"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。

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。

没有人答应。

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，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。

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，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。

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。

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，徒然嘴里说说，作几篇文章，没有道理；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，生死不了，非常危险；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，别人念佛就是迷信，真不应该。

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，间以呵喝。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。

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"我执""法执"的函蕴是怎样，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。

这使我未能满意。

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，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。

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，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。

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。

佛家用因果来说，那就深奥得多。

行善就有福，行恶就吃苦。

人谁愿意吃苦呢?--他的话语很多，有零星的插话，有应验的故事，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。

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，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；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，他自也不免。

弘一法师可不同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，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，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。

在佛徒中，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，从他的文抄里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，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。

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"的造诣，不过我们不清楚。

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。

一般信徒觉得那个"佛"太渺远了，虽然一心皈依，总不免感到空虚；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，认他就是现世的"佛"，虔敬崇奉，亲接警款，这才觉得着实，满足了信仰的欲望。

故可以说，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。

弘一法师第三次"慈悲，慈悲"地恳求时，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，可让居士们"请"几部回去。

这个"请"字又有特别的味道。

房间的右角里，装订作似的，线装、平装的书堆着不少：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。

由另一位和尚分派，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《阿弥陀经白话解释》，大圆居士说的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》，李荣祥编的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三种。

中间《阿弥陀经白话解释》最好，详明之至。

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，辞别。

印光法师颠着头，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。

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，弘一法师伸两手，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。

<<佛佛道道>>

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，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，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。

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。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，将使我永远怀念了。

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，滑稽地使用着"读后感"三个字，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。就是这一点，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，我想。

(选自《叶圣陶散文甲集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)P．141-146

<<佛佛道道>>

编辑推荐

本集中收录了许地山、周作人等作家关于佛道方面的文章。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佛道家的精神，体现出作家们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。书中关于弘一法师、曼殊法师的描写，更让人对这些传奇经历的高僧产生浓厚的兴趣。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，全书将给你带来一种宁静淡雅的感觉！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